

徐霞客游記

徐霞客遊記

江陰徐宏祖霞客著

莫釐樵子標點

滇遊日記

己卯三月初一日——何長公以騎至文廟前，~~再饌~~爲包。乃出南門，一里，過演武場，大道東南去，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。四里，西山南盡，有水自西峽出，即鳳羽之流也，其水頗大。南即天馬山橫夾之，與西山南盡處，相峙若門。水出其中，東注茈碧湖南坡塍間，抵練城而南入普陀壑。路循西山南盡處，溯水而入，五里，北崖忽石峯壁立，聳首西顧，其內塢稍開，有邨當聳首下塢中，是名山關。聳首之上，有神宇踞石巔，望之突兀甚，蓋即縣後山，自三台分支南下，此其西南盡處也。其內大脊稍西曲，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。循溪北崖間，又三里餘，西抵大脊之下，於是折而南。一里，渡湖，東循東山南行。一里，爲悶江門哨，有守哨者在路旁。又南二里，有小山當峽而踞，扼水之吭，鳳羽之水南來，鐵甲場之湖西出，合而搗東崖下，路乃緣崖襲其上。二里，出扼吭之南，邨居當坡東，若綰其口者。由是邨

南山塢大開，西爲鳳羽，東爲啓始後山，夾成南北大塢，其勢甚開。三流貫其中，南自上駟，北抵於此，約二十里，皆良田接塍，縮谷成邨；「曲夾通幽入，靈臯夾水居，」古之朱陳邨，桃花源，寥落已盡，而猶留此一奧，亦大奇事也。循東山而南，爲新生邑。共五里，折而西度塢中。截塢五里，抵西山鳳羽之下，是爲舍上盤，古之鳳羽縣也。今有巡司，一流一土·土尹姓。（名忠，號懋亭，爲呂揮使夢熊之壻。）呂夢熊先馳使導爲居停，而尹以捕緝往後山，其內人出飯待客，甚豐。薄暮，尹返；更具酌設鼓吹焉。是夜，大雨，迨曉而雪滿西山。

初二日——晨餐後，尹具數騎，邀余遊西山。蓋西山即鳳羽之東垂也，條岡數十支，俱東向蜿蜒而下。北爲土主坪，南爲白王寨。是日，飯於白王寨北支帝釋寺中。其支連疊三寺，而俱無僧居，言亦以避寇去也。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，即關坪，爲鳳羽絕頂。其南白王廟後，其山更高，望之雪光皚皚，而不及登。（鳳羽一名烏弔山。每歲九月，烏千萬爲羣，來集坪間，皆此地所無者，土人舉火，鳥輒投之。）

初三日——尹備騎，命四人導遊清源洞。晨餐後即行，循西山南行，五里，過一邨，有山橫

亘塢南，大塢至是南盡而分爲二峽：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澤，有一水出其中；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，有二水出其中。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。由其北麓二里，東降而涉塢，過上駟邨，渡三澗。三里，東抵一邨，復上坡循東山南行。一里餘，渡東澗之西，乃南躡坡岡，則東之蠟坪廠山（其廠出鑛。山之東，即鄧川州。）與西之橫互山，又夾成小塢。南行里餘，乃折而東逾一嶺，共一里，東向下。忽見一水自壑底出，即東澗之上流，出自洞下者也。亟下壑底，睹其水自南穴出，涌而北流成溪。其上崖間一穴，大僅二三尺，亦北向，上書「清源洞」三字，爲鄧川縉紳楊南金筆。水不從上洞出，由洞口下降而入，亦不見水。（或曰，行數里後，乃聞水聲。）其入處逼仄深墜，恰如茶陵之後洞。導者二，一人負松明一筐，一人然松明爲炬以入。南入數丈，路分爲二，下穿者爲穴，上躋者爲樓。樓之上復分二穴，穿右穴而進，其下甚削，陷峽頗深，即下穿所入之峽也，以壁削路阻，不得達。乃返穿左穴而進，其內曲折駢夾，高不及丈，闊亦如之，而中多直豎之柱，或連枝剖楹，或中盤旁叢，分合間錯，披隙透窾，頗覺靈異，但石質甚瑩白，而爲松炬所薰，皆黑若烟煤，著手即膩，不可脫。蓋其洞旣不高曠，烟霧莫散，而土人又慣用松明，便於僂僂，而益增其煤膩。

蓋先是有識者謂余曰：『是洞須歲首即遊爲妙，過二月輒爲烟所黑。』余問其故，曰：『洞內經年，人莫之入，烟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，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，故一當新歲，人競遊之，光景甚異。從此至二月，遊者已多，新生之乳既被採折，再染之垢愈益薰蒸，但能點染衣服，無復領其光華矣。』余不以其言爲然。至是而知洞以低故，其乳易採，遂折取無餘；其烟易染，遂薰蒸有積；其言誠不誣也。透柱隙南入，漸有水貯柱底盤中，其盤皆石底迴環，大如盆盎，頗似粵西洞中仙田之類，但不能如其多也。約進半里，又墜穴西下，其深四五尺，復夾而南北，下平上湊，高與闊亦不及丈；南入三丈而止；北入十餘丈，亦窘縮不能進。乃復出，升墜穴之上，尋其南隙，更披隘以入，入數丈，洞漸低，乳柱漸逼，俯膝透隙，匍匐愈難，復返而出，由樓下坑內，批隙東轉，又入數十丈，其內高闊，與南入者同，而乳柱不能比勝。既窮，乃西從下坑透穴出，由坑仰眺，其上稍覺崆峒，即入時由樓上俯瞰處，既下穴出，漸見天光，乃升崖出口，滿身皆染淄蒙垢矣。乃下濯足水穴之口，踞石而洗，水從亂穴中汨汨出，遂感大溪北去，清冷澈骨。所留二人炊黃粱於洞外者亦熟，以所攜酒脯，箕踞啖洞前。仰見天光如洗，四山如城，甚愜幽興。飯後，仍逾西嶺，稍南，遵花甸路，遂橫

涉中溪西上橫互山之東坂，沿山陟隴，五里下。出上駟邨之西，仍循西山北行，一里，過一邨。遂由小徑遶西山隴半，搜剔幽奧，上下岡坂，十餘里，抵暮，還宿於尹宅。

初四日——尹備數騎，循西山而北，三里，盤西山東出之嘴。又北半里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，出馬足下，其下水聲淙淙出樹間，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。又北半里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，涉之。稍東，又盤一嘴，又三里而至波大邑，倚西山而聚廬，亦此間大聚落也。由邨北墜坑而下，橫涉一澗，又北上逾岡，三里而下，是爲鐵甲場，有溪自西山東注，邨廬夾之，前閤江門南當峽扼水，小山又東踞爲此中水口，南北環山兩支，復交於前，又若別成一洞天者。過溪，上北山，此山自西山橫拖而來，爲鐵甲場龍砂，實鳳羽第三重砂也。東東溪流，最爲緊固。其西南之麓即鐵甲，東北之麓即閤江門，鳳羽一川，全以此爲鎖鑰焉。騎登其上，還飯於鐵甲場居民家，置二樽於架上，下煨以火，插藤於中而遞吸之，屢添而味不減。其邨氓慣走緬甸，皆多彝貨，以孩兒茶點水饗客，茶色若胭脂而無味。下午，仍從波大邑盤泉穴山嘴，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。風雨大至，沾濡而返。

初五日——晨起欲別，尹君以是日清明，留宴於塋山，即土主廟北新塋也。坐廟前觀祭掃者

紛紛，奢者攜一豬，就塋間火炕之而祭，貧者攜一雞就塋間弔殺之，亦烹以祭，迴憶先塋，已三遠春露，不覺慨然，亟返而臥。

初六日——余欲別，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熊，期今日至，必再暫停。適邨有諸生許姓者，邀登鳳羽南高嶺，隨之。下午返，而呂君果至，相見甚懽。

初七日——尹君仍備騎，同夢熊再爲清源洞之遊。先從白米邨截川而東，五里，遵東山南行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，廟北有泉一穴，自崖下洩出，崖石嵌磊，巨木盤糾，清泉漱其下，古藤絡其上，境甚清幽。土人之耕者，見數騎至，以爲追捕者，俱釋耜而趨山走險，呼之，趨益急。又南五里，而抵清源洞。不復深入，攬洞前形勢。仍西渡中溪，遍觀西山形勝而返。下午，余苦索別，呂君代爲尹留甚篤。是日，宴張氏兩公子，客去，猶與呂君洗盞更酌，陳樂爲胡舞，曰「緊急鼓」。

初八日——同夢熊早飯後，別尹君，三十五里，抵浪穹南門。夢熊別去，期中旬晤榆城。余入文廟，命顧僕借炊於護明寺，而後往候何六安，何公待余不至，已先一日趨榆城矣。余乃促何長君定夫，爲明日行計。何長君留酌書館，復汲湯泉爲浴而臥。

初九日——早飯於何處。比行，陰雲四合，大有雨意。何長君次君，仍以盒餞於南郊。南行三里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，架木橋度之，又南里餘，抵天馬山麓，乃循而東行，風雨漸至。東里餘，有小阜踞峽口之北，曰練城，置浮屠於上，爲縣學之案。此縣普陀壑水口，旣極逼束，而又天生此一阜，中懸以鎖鑰之，苾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之水，出於阜東，鳳羽山之水，出於阜西，俱合於阜南，是爲三江口。由其西，望之而行，又二里，將南入峽，先有木橋跨其上流，度橋而東，應山鋪之路，自東北逾橫山來會，遂南入峽口。是峽東山，即靈應山西下之支；西山，即天馬山東盡之處。兩山逼湊，急流搗其中，爲浪穹諸水所由出。路從橋東，即隨流南入峽口，有數家當峽而居，是爲巡檢司。時風雨交橫，少避於跨橋樓上，樓圯不能蔽，寒甚。南望峽中，風陣如舞；北眺凌雲諸峯，出沒閃爍。坐久之，雨不止，乃強擔夫行。初從東崖南向行普陀壑中，一里，夾轉而西曲，路亦西隨之。一里，復轉而南，一里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。按郡志，有龍馬洞，在峽中，疑即其處，而雨甚，不及問。又南，江流搗壑中愈驟，壑中石聳突而激湍，或爲橫檻以扼之，或爲夾門以束之，或爲齟齬，或爲劍戟，或爲犀象，或爲鷲鳥；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，而水終不爲所阻；或跨而出之，或穿而

過之，或擁而濤之：百狀以盡超越之觀。時沸流傾足下，大雨注頭上，兩崖夾身，一線透腋，轉覺神怡。二里，顧西崖之底，有小穴當危崖下，東向與波流吞吐，心以爲異。過而問熱水洞何在？始知卽此穴也。先是，土人言普陀崕中，有熱水洞，門甚隘，而中頗寬；其水自洞底涌出，如沸湯；人入洞門，爲熱氣所蒸，無不浹汗，有疾者輒愈。（九蒸臺止可煮卵，而此可糜肉。）余時寒甚，然穴在崕底甚深，且已過，不及下也。又南一里，峽乃盡，前散爲塢，水乃出崕，而路乃下坡。半里，抵塢，是爲下山口。蓋崕東之山，卽靈應南垂，至是南盡，餘脈遜而東，乃南衍爲西山灣之脊；崕西之山，南自鄧川西，逆流而上，中開爲南北大塢，而彌苴怯江貫其中焉。峽口之南，有邨當塢，是爲鄧川州境。於是江兩岸，垂楊夾堤，路從東岸行，六里餘，而抵中所。時衣已濕透，風雨不止，乃覓逆旅，沸湯爲飯。入叩劉陶石（名一金；父以鄉薦爲涿州守，卒於任。前宿其來鳳莊者）劉君出酒慰寒，遂宿其前樓。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，書法帶趙吳興，而有媚逸之致。

初十日——雨止，而餘寒猶在。四山雪色照人。迨飯，而擔夫逸去。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，覆鐘山下，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。言西山下有湖可遊，欲與余同泛也。蓋中所當彌苴

怯江出峽之始，其地平沃，居屯甚盛。築堤導江，爲中流所；東山之下，有水自焦石洞下，沿東山經龍王廟前，匯爲東湖，流爲悶地江，是爲東流所。西山之下，有水自鐘山石穴中，東出爲綠玉池，南流爲羅蔣江，是爲西流所。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。然練城之三江合流，此所之三江分流，雖同南行注洱海，而未嘗相入也。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梁——乃跨彌苴怯江上者——西行塍中一里，有橋跨小溪上，即羅蔣江也。橋之北，水塘瀲灩，青蒲蒙茸；橋之南，溪流如線，蛇行兩畦間。因踞橋待舟，北望梅花邨綠玉池在里外，而隔浦路濕，舟至便行，竟不及北探也。此地名中所；東山之東，羅川之上，亦有中所，乃即此地之分屯也。余昔自雞山西下所托宿處，大約此地，正東與雞鳴寺，西與鳳羽舍上盤相對，但各間一山脊耳。橋西諸山皆土，而峭削殊甚，時多崩圯。鐘山峙橋西北，溪始峙橋正西，蓋鐘山突而東，溪始環而西。溪始之上，有水一圍，匯絕頂間，東南墜峽而下，高挈衆流之祖，故以溪始名。下舟，隨溪遵其東麓南行，兩旁塍低於溪，壅岸行水於中，其流雖小而急。（此處小舟如葉，止受三人。其中彌苴怯江似可通大舟，而流急莫從。）二里，則兩岸漸平，而走沙中壅，舟膠不前。劉君與余，乃登岸行隴，舟人乃凌波曳舟。五里，乃復下舟，少曲而西，半里

，遂南挺而下湖。湖中菱蒲汎汎，多有連燕爲畦，植柳爲岸，而結廬於中者，汀港相間，曲折成趣，深處則曠然展鏡，夾處則窅然罨畫，脩脩有江南風景，而外有四山環翠，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。湖中渚田甚沃，種蒜大如拳而味異，鴛粟花連疇接隴於黛柳鏡波之間，景趣殊勝。三里，湖盡，西南瞻鄧川州治，當山腋曲間，居廬不甚盛而無城，其右有崩峽倒衝之。昔年遷於德源城，以艱於水，復還故處。大路在湖之東，彌亘怯江西岸，若由陸路行，不復知此中有湖，併湖中有此景也。又南行港間一里餘，有路自東橫亘於西山，即達州治之通道也。堤之下，連架三橋以洩水。舟由堤北東行，一里，穿橋而南。又半里，有小橋曰三條橋，即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。水穿橋東，路度橋南，俱南向行。初約顧僕以行李待此，而不在。劉君臨岐躊躇，時已過午，腹餒，余揮手別劉君，令速返，余遵大道南行。始見路東有小山橫亘塢中，若當門之檻，截塢而出者，是爲德源城，蓋古跡也。（按志，昔六詔未一，南詔延五詔長爲星回會，鄧賧詔之妻，勸夫莫往，曰：『此詐也，必有變。』以鐵環約夫臂而行。後五詔俱焚死，遺屍莫辨，獨鄧賧以臂約認之還。後有欲強妻之，復以計詒之，得自盡，不爲所污，故後人以德源旌之。）山橫塢中，不甚高，而東西兩端，各不屬於大山。山之

西，與臥牛相夾，則羅蔭江與鄧川驛路從之；山之東，與西山灣山相夾，則彌苴佉閣地二江從之。南三里，從其西峽傍臥牛山東突之嘴行。臥牛山者，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，一大峯，一小峯，相屬而下，大者名臥牛，小者名象山，土人以象小而牛大，今俱呼爲象山云。湊峽之間，有數十家當道，是爲鄧川驛。過驛一里，上盤西山之嘴，始追及僕擔。遂南望洱海，直上關而北，而德源橫互之南，尚有平疇南接海濱，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，至是亦低伏，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。蓋萬里之脈，至洱海之北，而始低渡云。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，二里，下度一峽口，其峽自西山出。橫涉之而南上坡間，又二里，有坊當道，逾坡南行，始與洱海近。共五里，西山之坡，東向而突海中，是爲龍王廟。南崖之下，有油魚洞；西山腋中，有十里香奇樹；皆爲此中奇勝。而南瞻沙坪，去坡一里而遙。急令僕擔先覓寓具殮，余并探此而後中食。乃從大路東半里，下至海崖，其廟東臨大海，有漁戶數家居廟中，廟前一坑下墜，架石度其上如橋。從石南墜坑下丈餘，其坑南北橫二丈，東西闊八尺，其下再嵌而下，則水貫峽底，小魚千萬頭雜沓於內。漁人見余至，取飯一掌撒，則羣叢而嘜之，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，但無大魚，不過如指者耳。油魚洞在廟崖曲之間，水石交薄，崖內遜而抱

水東向如缺，崖下插水中，壑峒透漏，每年八月十五，有小魚出其中，大亦如指，而周身俱油，爲此中第一味，過十月，復鳥有矣。崖之後，石聳片如芙蓉裂瓣，從其隙下窺之，多有水漱其底，蓋其下皆潛通也。稍西上，有中窪之岩當路左，其東崖漱根，亦有水外通，與海波同爲消長焉。從其側交大路而西逾坡，不得路，望所謂三家邨者，尙隔一簣踞西峽間。乃西半里，越坡而下。又西半里，涉簣而上，乃沿西山南向而趨。一里，漸得路，轉入西腋，半里，抵三家邨。問老嫗，指奇樹在邨後田間。又半里，至其下。其樹高臨深岸，而南幹半空，轟然挺立，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，而葉亦差小，其花黃白色，大如蓮；亦有十二瓣按月，而閏增一瓣，與省會之說同；但開時香聞遠甚，土人謂之「十里香」，則省中所未聞也。榆城有風，花，雪，月，四大景——下關風，上關花，蒼山雪，洱海月——上關以此花著。按志，榆城異產，有木蓮花，而不注何地；然他處亦不聞；豈即此耶？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，時已無餘瓣，不能聞香見色，惟撫其本，辨其葉而已。乃從邨南下坡，共東南二里，而至沙坪，聚落夾衢，入邸舍，晚飧已熟，而劉君所倩擔夫已去，乃別倩爲早行計。

十一日——早炊，平明，夫至乃行。由沙坪而南，一里餘，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，是爲龍首。

關，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。鳳羽南行，度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者，爲龍王廟後諸山，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，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，爲點蒼，而東垂北顧，實始於此，所以謂之龍首。（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，自南而北，則是反以龍尾爲首也）。當山垂海錯之處，羣城當道，爲榆城北門鎖鑰，俗謂之上關，以據海上流也。入城北門，半里，出南門，乃依點蒼東麓南行，高眺西峯，多墜坑而下，蓋後如列屏，前如連袂，所謂十九峯者，皆如五老比肩，而中墜爲坑者也。南二里，過第二峽之南，有邨當大道之右，曰波羅邨，其西山麓，有螻蛄泉之異，余聞之已久，至是，得土人西指，乃令僕擔先趨三塔寺，投何巢阿所棲僧舍，而余獨從邨南西向望山麓而馳。半里，有流泉淙淙，溯之又西。半里，抵山麓，有樹大合抱，倚崖而聳立，下有泉，東向漱根竅而出，清冽可鑒。稍東，其下又有一小樹，仍有一小泉，亦漱根而出，二泉匯爲方丈之沼，即所溯之上流也。泉上大樹，當四月初，即發花如螻蛄，鬚翅翩然，與生蝶無異。又有真蝶千萬，連鬚鉤足，自樹顛倒懸而下，及於泉面，繽紛絡繹，五色煥然。遊人俱從此月，羣而觀之，過五月乃已。余在粵西三里城，陸參戎即爲余言其異，至此又以時早未花，詢土人，或言螻蛄蝶即其花所變，或言以花形相似，故引類而來。

，未知孰是？然龍首南北相距，不出數里，有此二奇葩，一恨於已落，一恨於未蕊，皆不過一月，而各不相遇！乃折其枝，圖其葉而後行。已望見山北第二峽，其口對逼如門，相去不遠，乃北上躡之。始無路，二里，近峽南，乃得東來之道，緣之西向上躡，其坡甚峻。路有樵者問何往？余以尋山對，一人曰：『此路從峽南直上，乃樵道，無他奇。南峽中有古佛洞，甚異，但懸崖絕壁，恐不能行，無引者亦不能識。』又一老人欣然曰：『君旣萬里而來，不爲險阻，余何難前導？』余乃解長衣併所折峽蝶枝負之行，共西上者三里，乃折而南，又平上者三里，復西向懸躡，又二里，竟凌南峽之上，乃第三峽也。於是緣峽上西行，上下皆危崖絕壁，積雪皚皚，當石崖間，旭日映之，光豔奪目。下瞰南峯與崖，又駢峙成峽，其內壑深杳，其外東臨大道，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。以此崖南下俱削石，故必由北坡上，而南轉西入也。又西上二里，崖石愈巖嶮，對崖亦穹環駢連，蓋前猶下崖相對，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。又上一里，盤崖漸北，一石橫度足下，而上崖飛竊刺空，下崖倒影無底。導者言上崖腋間有洞曰大水，下崖腋間有洞曰古佛，而四睇皆無路。導者曰：『此度石昔從上崖墜下，橫壓下洞之上，路爲之塞。』遂由度石之西，攀枝直墜，其下果有門南向，而上不能見

也。門若裂罅，高而不闕，中分三層。下層墜若智井，倚窺杳黑而不見其底，昔曾置級以下，燐燈而入，甚深，今級廢燈無，不能下矣。中層分瓣排樞，內深三丈，石潤而潔，洞狹而朗，如披帷踐榭坐其內，隨峽引眺，正遙對海光，而洞門之上，有中垂之石，儼如龍首倒懸，竇絡中掛。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後，盤空上透，望頗窳窳，而中洞兩崖中削，內無從上。其前門夾處，兩崖中湊，左崖前削，石痕如猴，少刳其端，首大如卵，可踐猴首，飛度右崖以入上洞。但右崖欹側，與左崖雖中懸二尺餘，手無他援，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，躍陟甚難，昔亦有橫板之度，而今無從覓。余宛轉久之，不得度而下，導者言：『數年前有一僧棲此，崖間多置佛，故以古佛名。自僧去佛移，其疊級架梯，亦久廢無存，今遂不覺閉塞矣。』余謂不閉塞不奇也。乃復上度石，從其門捫崖直上，崖亦迸隙成門，門亦南向，高而不闕，與下洞同，但無層疊之異。峽左石片下垂，擊之作鐘鼓聲。北向入三丈，夾窮而躡之上，有窪當後壁之半，外聳石片，中刳如壺曰，以手摸之，內圓而底平，乃天成貯泉之器也。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，如玉龍倒影，乃滴水之痕。曰側有白磁一，乃昔人置以飲水者。觀玩既久，乃復下度石，導者乃取樵後峽去，余乃仍循崖東下。三里，當南崖之口，路將轉北

，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間，可免北行之迂，乃隨之下，其下甚峻，路屢斷屢續，東下三里，乃折而南。又平下三里，乃及麓，渡東出之澗。澗南有巨石高穹，牧者多踞其上，見余自北崖下，爭覘眺之，不知爲何許人也。又南一里半，及周城邨後，乃東出半里，入夾路之衝，則龍首關來大道也，時腹已餒，問去榆城道尙六十里，亟踴蹶而趨。遙望洱海東灣，蒼山西列，十九峯雖比肩連袂，而大勢又中分兩重：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，其支東拖而出；又從洪圭後再起爲南重，自無爲而南至龍尾關，其支乃盡。洪圭之後，即有峽西北通花甸；洪圭之前，其支東出者爲某邨，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，爲鵝鼻嘴，即羅剎石也。不特山從此疊兩重，而海亦界爲兩重焉。十三里，過某邨之西，西瞻有路歧出，爲花甸道；東瞻某邨，居廬甚富。又南逾東拖之岡，四里，過二鋪；又十五里而過頭鋪。又十三里，而至三塔寺，入太空山房，則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於門。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。夜同巢阿出寺，徘徊塔下，踞橋而坐，松陰塔影，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，令人神思悄然。

十二日——覺宗具騎挈殮，候何君同爲清碧溪游。出寺，即南向行，三里，過小紙房，又南過大紙房，其東即郡城之西門，其西山下即演武場。又南一里半，過石馬泉，泉一方在坡幽